秋野寻枣香

赵平(四川)

相对于春天的蓬勃烂漫,秋天的丰硕沉静也是动人心魄的。

秋日里,背上行囊,走出家门,来到即将收割的田野,走进硕果累累的果园,登上依然青葱的山岗,任凭一阵阵凉爽的秋风拂去额际的汗渍,一种回归自然的愉悦感顿时溢满心头。

前不久,我和朋友们来到德阳市罗江蟠龙镇,这里地处龙门山尾,紧靠林木葱郁的宝峰山,是著名的“贵妃枣”之乡,此处出产的枣子色泽鲜亮,脆甜爽口,名声远扬。

说起这“贵妃枣”,那可是有些来头的。

传说天宝年间,唐明皇因“安史之乱”避至蜀中,喘息未定便被部下逼迫诛杀杨贵妃。因怜惜那“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佳人,唐明皇于心不忍,难下杀手,便派人护送杨贵妃逃遁。惶惶然间,杨贵妃进入了罗江境内,但见此地群山绵延,鸟鸣泉吟,苍松翠柏,清风送爽,实乃一处风水宝地,便也不再前行,自此隐居庙观。一日晨起,贵妃对镜梳妆,见铜镜中人花容凋零,风韵不再,不免心中戚戚,黯然神伤间,忽忆起尚携有贡枣一包,取而食之,半月之余,竟重现昔日闭月羞花之娇容。更奇的是,那贡枣之核竟然落地生根,次年即长成枣树结出繁果,果子甜脆清爽,口感极佳,引得当地人竞相栽种。后人以“贵妃枣”冠之以名,这段典故便也流传至今。

兴许是受这段传奇故事的熏染,蟠龙镇一带的浅丘地貌上遍布枣园,远远望去处处青枝绿叶,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果实累累的枣园,一粒粒光洁饱满的枣子密密麻麻地挂满枝头,散发出淡淡的枣香。沉甸甸的枝头上,不时地有成熟的枣子或撞击肩膀、或敲打背上的行囊,让人真实地感受到丰收的份量,我们似乎只需张开嘴,就可以大快朵颐,然而我们很爱惜老乡的劳动成果,不征得主人家的同意,是不会采摘那些果实的。穿过枣园,我们还得继续赶路,要品味来自田野的甘美醇厚,还需要步行好几里路走到蟠龙镇上去。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先得翻过前面的一座小山丘,再抄近路去蟠龙镇。然而,丛生的野草覆盖了坡坎沟壑,也挡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没有别的选择,那就逢山开路吧。

钻进低矮的灌木,跨过茂密的荆棘,身旁不断冒出来尖尖的荆棘刺,真让人心惊肉跳,而我这样的“高海拔”只能低头弓腰、有些匍匐似地前行了。尽管已非常小心谨慎,却还是只能眼睁睁任由那些刺在我手臂上尽兴地创作“纹身”,再被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痛……直到艰难地走出这片灌木林,踏上黄土机耕道时,我们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有了这般经历,我更能悟出这经典之句的深意。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下又可以抬头挺胸地昂首向前啦,远处,一阵阵清幽的枣香正向我们飘过来……

在这个金风送爽的秋天,回到山林的怀抱,置身丰收的田园,看层峦叠翠,碧流奔腾,高天流云,在林涛声声中亲近大自然,寻找返璞归真的感受,真是一种对心灵的洗礼和修炼。

秋野寻枣香,这,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父亲是个手艺人

高巧燕(湖北)

秋阳高照的周末,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说菜地里父亲种的莴苣和包菜成熟了,让我回娘家去拿。放下电话,我一时思绪万千。走进记忆的深处,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曾是一名技术精湛的手艺人。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的一切生活用品几乎都是木制品或者竹制品,洗脸盆、洗澡盆、腰子盆、挑水桶、灶头的锅盖、蒸饭的甑,还有洗衣服的搓衣板等等,许多在今天看来已渐行渐远的物件,一切都出自那时的箍匠之手。我的父亲,正是一名箍匠。

俗语道:“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在农民靠天吃饭的日子里,有了一门手艺,就等于有了一生的立世之艺。父亲自十六岁起,就挑着工具跟随师傅走南闯北,他踏实勤劳,在走乡串户的过程中练就了好手艺。出师后,父亲凭借过硬的技术和良好的口碑,被当地最大的工程建设队招为合同制技术工人,一干就是十多年。那时,年轻的父亲不仅为村里的生产队挣得了工分和荣誉,还能修理乡亲们送来的各种物品。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除了修理耗材量大的物件时会收取一点儿材料费外,父亲更多的是为大家免费修理,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箍匠家的孩子”是四邻八乡对我们姐弟几个的总称,这个称号里满含了乡亲们对我父亲的尊重,而那段岁月,也是父亲作为一名手艺人最为辉煌的时期。即使在很多年后的今天,年过七旬的父亲在茶余饭后忆起往事,嘴角仍会微微上扬,露出会心的笑意。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轻巧方便的塑料制品和结实耐用的不锈钢制品走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木制与竹制的生活用品逐渐被取代,再至淘汰,而父亲那曾经让大家啧啧称赞的精湛手艺,亦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1992年10月,全国第二届农民运动会在湖北孝感召开,开幕式上需要两个巨型的圆锥形木桶作为道具。农运会筹备组的负责人辗转找到了父亲,希望父亲能帮助制作巨型道具。那时的父亲已放下手艺改做庄稼人好几年了,手上的工具都不齐全,而且那两个巨型道具的规模和要求对父亲来说更是个挑战——两个道具要求直径2.5米、高3米,底部呈圆锥形,上沿的厚度要在8厘米左右,横着能滚动,立着能旋转,杂技演员要站在上面表演节目,并且道具的外围不能有过于明显的捆扎痕迹。

这事儿可让父亲犯难了,接还是不接呢?接吧,事情的难度超出想象;不接吧,有可能会是一生的遗憾。最终,父亲还是接下了这个工期紧、任务重、质量高、要求严的活儿,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大意,连夜赶往几十里外的师傅家商量。然而,已年近八十岁的师傅在这难以完成的任务面前,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师傅抽完一根烟后,吐着烟圈,对心情矛盾又忐忑的父亲缓缓说道:“扁担往上翘,犁弯往下翘,各有各的窍。你自己慢慢摸着窍门做吧!”

那一年,父亲已是四十多岁,在那个传统手艺逐渐没落甚至消失的转折点上,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多想努力维护这一批手艺人最后的体面和尊严。那段时间里,白天,在农运会的场馆里,他是挥斧推刨的工人;晚上回到家里,他俨然又是自学成才的“工程师”。他用折尺和木工铅笔在纸上一遍遍比划着,演算木板与木板之间、每个钉子之间的距离,设计圆锥形的底部如何最大程度地受力……通常是夜深了,我们都睡了,父亲还一个人在灯下苦思冥想。

巨型道具做好后,筹备组的负责人惊叹不已。作为对父亲手艺的高度认可,工程全部完工后,筹备组邀请父母去观看了农运会开幕式前的最后一次彩排,这一场表演,也为父亲的手艺人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光阴似箭,岁月如歌,父亲当年为赶制农运会巨型道具所添置的那些工具家什,怕是早已在老家阁楼的角落里默然生锈。然而,不管时光如何变迁,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曾是一名出色的手艺人。

五彩池 第463期

秋天的胡杨林

韩凤平(河北)摄

母亲七十正年轻

邓荣河(山东)

七十岁的母亲正年轻
眼睛不花,耳朵不聋
七十岁的母亲
洞悉世界的变化
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敬重
七十岁的母亲
聆听世界的心跳
世界,越来越关注母亲的心声
经历过无数艰辛
抵抗过太多风雨
七十年后的今天
七十岁的母亲
灿烂、青春、生动

七十岁的母亲正年轻
长江是她的水晶腰带
长城是她的典雅项链
母亲以南海的碧波沐浴
以珠峰的积雪养颜
她舒展腰身如青松翠柏
枝头上
有着镀满金色希望的东方红日

七十岁的母亲正年轻
她的腿脚利索
走起路来步步生风
任世界风云变幻
母亲总会风雨兼程

祖国很大也很小

张世明(四川)

祖国很大很大
大得把她的十几亿儿女
不管天南与地北
不分性别与民族
不计地位与贫富
无论大事,还是小事
全部挂在她的心上
担在她的肩上

祖国很小很小
小成一幅地图
随时都可以把她揣在怀里
小成一面国旗
或者一枚国徽
抬头就可以向她敬礼
小成两个汉字
如春天的两粒种子
扎根在我的心里

70年风雨 70首诗

冗繁削尽留至纯

李思瑶(江苏)

水,落于空山枯叶之上,则映出秋色之寂寥;落于月下花蕊之上,则映出花容之娇艳;落于石室岩丘之上,则映出石颜之多姿。

一滴水,映山是山,映月是月,真实地反映着这个万象森罗的世界。或许是因它的冗繁削尽,又或许是因它的纯洁晶莹,水从来都是一种诗意的存在。

水是灵动的。“天光云影共徘徊”,云,是水,阳光蒸水为云,飘摇东西,舒卷自在;“秋城海雾重”,雾,是水,冷热相激成雾,弥漫田野,笼罩山峰;“未若柳絮因风起”,雪,是水,水在空中凝结,结成剔透冰晶,舞动长空;“瀚海阑干百丈冰”,冰,是水,水遇寒凝结,冰封众川,万湖如镜。水之灵气更在于,无论是云、是雾、是雪、是冰,终会化作清凉之水,泽被万物。

人生如水行世。拂去流言之蜚蜚,抛开乱世之浊浊,方能回到一如本初的至纯至性。站在人生的渡口,看千帆竞发,江流匆匆,波涛滚滚,人们便很难再找回那颗温润如玉之心。我们不得不承认,手持人生的双浆,划行在波光粼粼的生命长河中,难免会激起世俗的涟漪。但只要我们能守住心灵的一方净土,在沸沸扬扬的岁月中细数流年,就不会让灵魂迷失自己的方向。

水,润万物而不争。《淮南子·原道训》说水:“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泽及蚑蟯而不求报,富赡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水,孕育万物,包容万物,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改变自身的形态,浸透世间的每一个角落。“莫道檐水浅,君不见万里碧空怀里抱?莫道檐水小,君不见蓝天水中照,落花点点漂浮?”水的包容与博大、宽容与蕴藉,是一种由内到外的精神上的广博,水能够容清纳浊,自有“涤荡千古愁”的气魄。

水,刚柔并济。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贾宝玉曾将女儿比作水,以示女子同水一般柔弱。然而,如果真要比坚强,也没有什么能胜过水的。穿石之水,至纯至性,本真无华,却具有超越一切的力量。

人心应如水,可借茶使自身清香。东坡公有言:“雪沫乳花浮午盏……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清欢之境”,即是水和茶的相生之道。水,本身无味,亦无色,但水能够让茶变得饱满丰盈,清香四溢。茶因水的浸润得到重生,水让茶重生,茶让水有味。人际之友善相处何尝不是如此呢?与其囿于自己的半亩薄田,不如和他人一同勾勒一幅秀丽画卷。

且让我,为水驻足停留。

做人当如水,将本心“卷而怀之”,于生命深处开出一朵淡雅的花,那花有暗香涌动,弥久不散。

冗繁削尽留至纯,流光尘世悟得美。

我也衔过一枚青橄榄

王化勇(山西)

1991年的夏天,十八岁的我来到了一所学校的大门前。

努力定了定神,我才终于把眼前的学校与想象中的高中拼凑在一起。年代久远的青砖房,垂头丧气的老柳树,杂草丛中藏着几只挤眉弄眼的麻雀……我拉了拉爹的衣襟,想打退堂鼓,“给我老实呆着,来回一块钱的票钱是闹着玩儿的?”我被爹拽着去办公室报到。办公桌的另一头,是一个脸庞黑黑的老师,他甩过来一张纸,说:“先填表格,再到伙房交麦子,安排好住宿后十点钟到教室报到,教室在东墙根第二排,高一(2)班。”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李良,作风严厉,绰号“黑包公”。

入学后的第一节课是班会,木在教室里的我,很快就被各种“不允许”的声音所淹没,我隐隐地预感到,以后的这三年,我在这所破学校里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打击竟来得如此之快。

虽然在学校住的寝室是三十多个人的大通铺,但内务管理却严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什么被子成块,毛巾成线,甚至鞋跟朝着哪个方向摆都有严格的规定。一天中午下课回到宿舍,我分明看到自己的鞋子被放到了饭盆里,责问元凶,大家的眼神纷纷偷瞟班长,而趾高气扬的班长大声地说道:“根据班规第二十五条——”,一拳打出,班长倒地,随后就是惊叫声,起哄声。

开除学籍、留校察看的处分,让我对“黑包公”暗暗生恨。

然而谁又能想到,那年冬天的一场雪不仅改变了“黑包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改变了我。

那是一个周末,我回家去拉麦子,却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遇上了大雪封路。为了能赶上下午的那场考试,我咬着牙推着自行车上了路。四十里的行程,我走了整整一个上午,当我站在教室门口时,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眼前的这个雪人。看见我的模样,“黑包公”没有像往常那样责怪我,而是将我叫到办公室里,为我扫去身上的雪,又捧出了一大碗棒子面粥。说真的,我这一辈子似乎再也没有喝过那么香的棒子面粥了,在热粥升腾起的水汽中,“黑包公”的脸庞依旧黝黑,却泛着红光。看着我“呲溜呲溜”地大口将粥喝完,他竟嗫嚅着对我说:“喝粥要趁热,求学要趁早,你小子,肯定能行!”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可以就着学校厕所的灯光学到凌晨时分,我可以把英语课本倒背如流,我可以在春节的鞭炮声里奋笔疾书……从全班倒数第二到全年级第一,我不为别的,就为那碗冒着热气的粥。

“黑包公”是第一个知道我被师范大学录取的,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然后从抽屉的最底层取出一个笔记本,依旧嗫嚅着说:“这个本子为你准备了两年了。”

打开笔记本的的扉页,图片中,一枚硕大的青橄榄映入眼帘。翠色欲滴的图片下方,是一首励志的小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赠君一枚橄榄果,苦尽甘来方是真。”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成了你,有着同样严厉的目光和同样黑黑的脸庞,站在同样的三尺讲台上,讲述着橄榄果的故事。

那年,我也衔过一枚青橄榄……

主管主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108号T区2栋8楼 电话:办公室(028)80640466传真 通联发行部(028)80640468 记者部(028)80640455 编辑部(028)80640470 事业发展部(028)80640473 邮编610091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工人日报社印刷